

中国财经小说第一人最新力作
中国财经三部曲之二

袁亚鸣 著

它隐藏在民间
规矩流传了千百年
还有极具诱惑的巨大能量……

影子銀行

作家出版社

影子銀行

袁亚鸣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影子银行 / 袁亚鸣 著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7. 3
ISBN 978-7-5063-9407-9

I. ①影… II. ①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62281 号

影子银行

作 者: 袁亚鸣

责任编辑: 宋辰辰

装帧设计: 意匠文华·丁奔亮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 数: 442 千

印 张: 25

版 次: 2017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407-9

定 价: 42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【第一部】





亚伟出生那一年，亚东六岁。对辛店来说，六是个犯冲的数字。但似乎所有人都忽略了这一点。亚伟的来临，成了件耀眼的礼物，给了他父母意想不到的惊喜。

亚伟出生前，他父母已经领养了一个孩子。这个孩子叫亚东。在领养亚东前，亚伟父母一致认为他们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。他们一直在努力，为此付出的代价艰辛无比，常人无法想象。他们后来还一度涉足现代科技，尝试过试管婴儿。他们在每个礼拜的周末去上海，花钱又伤身体。这件事坚持到一年又两个半月的时候，林岚打起了退堂鼓。她不忍心再让崔晓明受折磨了。她含着眼泪说，我们认了。可崔晓明确说，一件事要有始有终。崔晓明是笑着说这话的，因而这话在林岚听来格外心酸。她知道崔晓明的酸处。崔晓明要没有一个儿子的话，那样的酸楚绝不只属于崔晓明一个人，她比他难受十倍。但是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注定了那些日子，他们要承载着这段苦痛和磨难，熬到亚伟降生这一天。

主观努力往往是和客观结果有反差的。想的时候无法得到，放弃了却有了收获。但即便在没有任何收获的最黑暗时期，亚伟的父母也是欣慰和心安理得的。在领养亚东之前，林岚常常会因为沮丧而自责，每当这时候，崔晓明就会安慰她说，好人有好报。他们看上去就是这样。他们尽到努力，该做的都做了。他们不抱怨，也没什么可抱怨了。他们始终坚守在一起，他们的爱就像一罐窖藏多年的原装蜂蜜。他们爱得太深了，就像老鼠爱大米。这是林岚说的。她遇到崔晓明，之后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她原来的家庭，和崔晓明在一起了。为了纪念这样的爱情，他们在生养努力无果后，领养了亚东。

他们把生养的努力转移到亚东身上之后，亚东便立即沉浸在了他们爱的蜂蜜里。那样的甜蜜，相信任何人都无法用任何语言来描绘。林岚没奶水，他们给亚

东吃最好的奶粉。等到亚东十六个月了，要断奶了，一天林岚的朋友说没有母乳的孩子会生软骨病，走路瘸腿。林岚一急，去中医那里讨药方，拼命喝催奶的汤药。她还买了各种各样的吸奶器，套在乳房上每天工作不止。所有努力无望后，无奈之下从老家请来了乳娘。林岚是那种爽而豁之的人。凡事要么不做，做就必定要求成局。亚东补奶，一补十个月，林岚心里踏实了。她说要补就要补足。所以亚东喝奶一直喝到了三岁。三岁后的日子，亚东更甜蜜了。他的优越感，常常体现在他给他的小伙伴们派送玩具上。琳琅满目的玩具，让他的小伙伴们惊呆了。要什么有什么。送了，妈妈会再买，这是他的口头禅。泡在蜂蜜里的亚东一度不知深浅了。可当他来到了他六岁那一年，他没料到他的好日子会戛然而止。

已经放弃了生育想法的林岚和崔晓明夫妇发现，亚伟要到这个世界上来了。

亚伟的预产期降临在黄梅天。这样的日子让产妇林岚有些沮丧。搬进产房那天，林岚惊异地听到了一首曲子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她只要仔细聆听，都能发现那首曲子如影随形，不时地飘荡过来，在梅雨里时隐时现，霉菌般布满她四周。这首特别的曲子，既像送别，又像在不甘和执拗里生长着某种不肯散去的期盼。这个曲子在抓挠她，让她不安起来。

林岚躺在床上，抬头看着天空。黄梅天天上，分辨不出连绵盘桓的是乌云还是白云，像一块附了魔咒的镜子，影影绰绰，让人总能看见自己脸上的一副憔悴或者张皇失措的样子。有风过耳，曲子明晰的时候，能听出是那首叫《相见时难别亦难》的曲子。调子委婉哀幽，在细雨里时高时低。有时以为结束了，却又顽强地响起来。开始的时候，林岚以为是医院附近死了人。音乐一响起来，她脑海里便有些联想。联想云片一样飘过一段时间后，那只灰蛾子便顽强地在记忆里站起来，不肯再离去。灰蛾子宁静地歇在外婆脸上，外婆脸上罩着白布，长明灯明暗相间里，能看见灰蛾子那双微笑的褐色眼睛，这就是外婆在林岚记忆里的印象。死人的场景，就这样不时地让她涌起某种感伤的情绪，让她心酸落泪。她等了三天，可是音乐还是不断地响起来。毫无规律，时长时短，断章取义，没有开头结尾。主旋律时断时续没完没了，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。有时候其实已经结束很久，却还叼着人心不放，好像马上又会再响起来。林岚希望这是个幻觉。她说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就是个死人。

林岚的外婆是个“巫婆”，很多年前因为永嘉抬会，非法集资被枪毙了。抬会能让会员受益，甚至致富。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早期会员的受益，导致了后来会员的亏空。在资金循环里，必须不断有资金填“窟窿”，才不至于局面最后失控。那一年银根收紧，外婆的资金链断了。当年林岚还小。当地人说外婆的

遗体送到火葬场，三天三夜没有烧掉。出殡的时候，还不小心着了地。在当地，死于非命的人如果尸体着地，那必定会有人在接下来六天内死去。那是外婆有冤，不肯离去，要找人来代替她。于是赶紧找做法事的来化解。做法事的叹口气，说要解除这个诅咒的唯一办法，就是要雇六个人，在晚上八点后抬出一副纸棺材，到附近路上去转。六六三十六天里，只要撞见陌生人，抬棺材的六个人里就要有一人出来问话，如陌生人回应，六个人立即要唱喏，丢下棺材，一哄而散。这样现场上留下陌生人，便成了替死鬼。陌生人会在六日内死去，那副棺材就是留给他的。

林岚开始阵痛的时候，已经清晰地还原了外婆的传说，外婆原本在尸布下捉摸不定的脸此刻也生动起来。外婆在笑，一双眼睛像灰蛾子一样清澈透明。音乐声响起。林岚明白过来，那是外婆在唱给她听。她不胜其痛地大叫起来，这时候注意到了床头柜上，正停歇着硕大的灰蛾子。

亚伟出生时胎位不正，成了难产。难产大出血，差一点要了林岚的命。林岚疲惫不堪，身上的森冷一阵胜似一阵。远端，那些汨汨的血流尽头，密密麻麻歇满了灰蛾子，它们宁静地吸吮着鲜血，眼睛和嘴角布满不动声色的微笑。她在阵痛和叫喊的间隔里看见了外婆的眼睛，亚伟神奇的到来，难道是外婆在显灵吗？

亚伟的降临，忽然就把亚东从父母的蜜罐里拎了出来。亚伟出生后，父母的蜜罐就不再是亚东一个人独享了。非不再独享，而且亚东几乎还被排斥到蜜罐外头。他发现，自己已经不再有什么玩具可送给小伙伴了，渐渐地，“妈妈再买”的口头禅渐渐被不满和歇斯底里的哭喊所代替。而最后，亚东学会的是沉默。

享受蜜罐的人首先是亚伟。亚伟的降临打开了崔晓明和林岚的记忆之闸，他们真挚浓烈的情感得到了释放。他们迫不及待地吧亚伟放进了他们的蜜罐。崔晓明林岚可能觉得，六年前亚伟就该享受蜜罐了。亚伟的迟到，让他们欣喜之余有了愧疚的感受。这样的愧疚对亚东来说是不利的。但不幸的是，这样的愧疚非但没有到此为止，反而还有了蔓延。

第四年，山里的外婆死了，林岚奔丧回来后，带回了亚欣。亚欣是林岚和前夫的孩子，林岚和崔晓明结婚后，亚欣就被送到了外婆家。当时的情况是，崔晓明没结过婚，也没有过孩子，无法生育的嫌疑事实上就落在了他头上。为了减轻崔晓明的压力，林岚做出了送走亚欣，领养亚东的决定。在亚伟出生前的日子里，他们视亚东如同己出，几乎已经忘记了亚欣。

亚东勉强退了一步，刚刚适应了有了亚伟的生活。可是亚欣的出现，再次把亚东猛推了一把。亚欣比亚东大两岁，但个头还没亚东高。为了让亚欣适应城里

的学习进度，林岚让他留了级，并和亚东同班。她这样做的初衷，显然是为了便于亚东照顾他。但事实适得其反。亚欣瘦得出奇，但看不出瘦在哪里。他瘦得怪形怪状。要仔细看，才看出他瘦是瘦在了他的颈根儿上。那颗大脑袋，就像放在了一根细细的铜丝上，前后左右，放在哪儿都是一副耷拉相。他眼睛不好，也许在乡下营养不良，加上不重视，从不注意保护。等到给他配戴近视眼镜时，竟然左眼已经八百，右眼一千度以上了。

林岚心疼了。毕竟是她的亲生骨肉呢，在外面吃了这么多年苦，林岚难免有些内疚，于是下决心，要加倍补偿亚欣了。而崔晓明呢？此刻完全沉醉在了得到亚伟的巨大欢愉中，欢欣不已。一个蜜罐，本来就浸泡亚东一个人，现在就这样拆开来，名义上是一分为三，但其实，亚东苦不堪言了。一前一后，一进一出，亚东就觉得自己被冷落了。这样的冷落，鱼刺一样卡了亚东的嗓子。卡得突然，卡得坚决，一下子噎着他了。

林岚喜欢吃水果，她这一爱好深深影响了亚东。在亚伟没降生前，林岚经常买水果回来，尤其是火龙果。隔几天，亚东就会要了吃。可孩子多了之后，林岚忙了许多，加上各种开销大了，吃水果的机会大大减小。亚东要过几回，林岚都没答应。有一次林岚发了奖金，便买了两个火龙果回家。当时亚东不在家，亚欣说亚东今天做值日生。林岚把火龙果分了。正当大家津津有味，快吃完的时候，亚东回来了。他没有看大家吃的东西，他朝地上看了一下，然后就直接上了阁楼，连晚饭也没下来吃。其实他一推开门，就闻到了他钟爱的味道。那样的味道已经渗透在他骨髓里了。林岚有些歉意，但跟着，她马上又犯下了另一个错误。她连嘴和手都没擦，就上去安慰亚东了。她说，你吃得比你哥哥、弟弟多得多了。下次妈买了一定给你留一份。林岚这话在亚东听来，就是不情愿的意思，那是在说亚东以前吃得太多了。

夏天吃甘蔗了，也不能由得亚东挑了。林岚把中间又甜又嫩的一段给亚伟，把最甜的根段给亚欣，亚东得到的是味淡如水的梢梢头。亚东把分给他的甘蔗扔进了学校的厕所。还不解气，吐了两口，又捡了块砖，狠狠地砸了。一不小心，溅出一串粪水。脸和鼻子上都沾了，又是一通号叫，跳起来还想砸，终顾虑粪水溅起，忍了动作，却就此存下了心结。

那时候家里的住房不宽裕，是崔晓明结婚时单位里分的。生亚伟的时候，正逢国家商品房改制，分房无望，而崔晓明准备购买一座大房子的钱还没筹齐。亚东原来的床让给了亚伟。林岚摸着亚东的头说，亚东乖，你一定还记得孔融让梨的故事。亚东点点头。林岚说，好，弟弟小，哥哥要谦让弟弟。等大房子来了妈

给你最好的房间。林岚的话很温馨，于是亚东带着憧憬，住上了阁楼。阁楼是家里堆放杂物的地方，崔晓明和林岚单位分的柴火就堆在那里。其实说是柴火，实际都是上好的木料。那些木料，是崔晓明和林岚单位里外贸渠道过来的包装箱。那些包装箱必须是上好的木头，才能远涉重洋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。单位效益好，这些好木头被当成福利，分给了员工。崔晓明和林岚一次次地储备着这些木料，期待有一天，可以用它们来装修新房。

每天吃过晚饭，林岚把亚东打发上阁楼，然后就开心地和亚伟玩。她给亚伟讲故事，给他能让他高兴的一切。亚伟拥有亚东的玩具、亚东的书、亚东的奶和点心等等。这些原来都是亚东独享的。现在却不是了。亚东在赌气，但他不寂寞。他很快找到了一窝老鼠，他和老鼠玩。那些木料放的时间太长了，老鼠在里面做了窝。大的老鼠四处为家，但呱呱落地的小老鼠只能待在窝里。亚东开始和那些小老鼠说话。他学林岚说话，林岚说什么，他就说什么。亚伟笑的时候，他就让那些小老鼠跟着笑。小老鼠不会笑，他就给它们喂奶，发糖，要还没效果，他一急就掐它们，把它们弄出声来。他的意思是要它们学亚伟笑。亚伟笑，小老鼠就必须有声音，不能停。有一次，亚伟笑着笑着突然停了，那些叽叽叭叭做一团的老鼠声音就没来得及刹车，终于惊动了林岚。

这样的声音其实已经有好多次引起林岚的怀疑了。她怀疑的时候，就抬头看楼板，把脸上的笑收敛许多。那天正好降温，林岚本来要给亚东加被子，于是她就带了被子上楼了。阁楼上，林岚看着亚东惊呆了。亚东身上套着林岚做饭时用的围单，桌上除了亚伟的奶瓶，还放着好几个盘子。盘子里是各式各样的水果和点心。亚东盘腿坐着，腿上是一个纸盒，里面是四五只小老鼠。他手上还抓一只，掐着它，一边给它灌奶，嘴里一边说，你笑，你也笑。那次林岚动手了。最后激怒她的是一张照片。那是张全家福。全家福上，亚伟夹在崔晓明林岚中间，笑得乐开了怀。亚东没有参加那次照相，现在他把那张照片放在了老鼠的纸盒里。而平时上学时，这张照片就会放进老鼠窝。现在在林岚面前，全家福已经浸透了鼠窝里熏人的臭味，林岚一下就火了。她当着亚东的面踩死了那些老鼠，然后狠狠地教训了亚东。她把亚东打倒在地，最后一屁股坐在了他头上。在这过程中，崔晓明一直在劝，但林岚不让。林岚说，他心太毒，在诅咒自己的兄弟。崔晓明知道林岚的脾气，崔晓明对亚东说，你讨饶，你对妈说对不起。你一讨饶，妈就停手了。但亚东一声不吭，任凭惩罚升级，始终不讨饶。那天，后来崔晓明陪着亚东睡在阁楼上。崔晓明对亚东说，你妈就是那个脾气，她是为家好，也为你好。崔晓明披着棉袄，在床头给亚东剥大栗子吃。亚东不吃，崔晓明就摸他的

头，崔晓明说你这脾气，爸担心你长大后要吃大亏。

亚欣来到城里后，为了照顾他，林岚起先在房间里给他铺了张床。但是不便和难堪的事不久就发生了。崔晓明和林岚好不容易等到了夜深人静，可一有动静就惊醒了亚欣。他戴好近视眼镜，瞅准角度，扑上去就把崔晓明掀倒。又有几次，林岚在上面了。他没掀林岚，就半挺着身子，倚在床上，黑暗里不声不响地看着她。林岚克制地完了事，刚要舒口气抹抹额上的汗，一转身就看见亚欣暗中发光的眼睛，顿时吓得尖叫起来。

这样的事情是无法持续下去的。崔晓明在亚东的床边加了块板，亚东的床就变宽了。亚欣正式搬上去的时候，崔晓明给亚东买了一斤最好的野山栗子。亚东自从那次受罚后，就迷上了崔晓明给他的野山栗子。床加宽后，栗子还是热烘烘的。崔晓明说这是爸专门为你买的，他们都没有。你做功课的时候吃。亚东点点头。这样亚欣就睡上了亚东的床。过了一阵，亚东说他无法和亚欣睡了。亚欣天天半夜在床上遗尿，有时候还弄到他身上，害他到了学校被同学耻笑。亚东用了耻笑这个词，那是他刚刚从课本上契科夫的小说里学来的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是他眼睛睁得最大的时候。他抬起眼，静静地看着远处，嘴一动不动地说着，很动人。但回过头再想想，他的话听上去，明显是他放大了这件事在学校里的效果，弄得崔晓明和林岚无所适从。亚东坚决要求与亚欣分开睡。他主动睡地铺，靠着那堆木料。他和亚欣同班，亚欣走过时他就摀住鼻子。不久，整个班的同学都对亚欣摀鼻子了。不光摀鼻子，还有理由，亚东对大家说，亚欣身上有老鼠味。这家事情直到亚伟工作后，亚东才在一次酒后告诉亚伟的。当时，亚东一到晚上就把小老鼠放进亚欣的被窝，等亚欣遗尿后再把那些老鼠放回老鼠窝。

二

要过年了。这是林岚最期盼，最兴高采烈的日子。为了迎接她家有史以来空前的团圆时刻，她早就开始为此筹备节目了。她给亚伟和亚欣做了新衣服，给亚东一本新书。那本书，正是亚东心仪已久的《魔戒Ⅲ王者归来》。亚东欣喜若狂，他看着亚伟和亚欣一无所有，他以为历经数年磨难，他终于又再赢回了林岚的心。林岚是在小年夜那天把书给他的，整个小年夜、大年夜两天，亚东表现特别好。他灵活、勤快，在崔晓明边上帮衬着，忙前忙后，帮着把过年满满一大桌菜料理妥当了。在大年夜的饭桌上，他还表演了电影《哈利·波特》里的片段。

他演伏地魔，尖着嘴，弯着手指，做出狰狞的样子，把大家引得哈哈大笑。那个晚上，是亚伟印象里全家最快乐的时刻，也是这个家快乐的最后一瞬。变化来自大年初一，亚伟和亚欣都穿起了新衣服。亚东穿的是一件银灰的羽绒服，那是林岚去年给他买的。亚东长个子，长得飞快，这件衣服看上去就有些短。他一大早起来，兴高采烈地拿着那本新书。但等看见亚伟和亚东的时候，他的脸马上阴了下来。他不说话，嗓子里像塞了个冷团子，人忽然就噎住了那样。但也就是过了一會兒，过了一會兒他就往前走。他一直往前走，那样子即使前面是一堵墙，他也会钻过去，继续往前走。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挡住他了。崔晓明好不容易追到他，跟着他走了一上午，来到了荆川公园的草坪上。草坪很大，四周都是骑车的孩子。那里是著名的孩子学骑单车的地方。崔晓明早就走累了，但亚东不累。崔晓明说你别走了，走也没用。现在过年，店都关门了。等一过年，我去给你买阿迪达斯的球鞋。只给你买，不给他们买。亚东一下子站住了。他站住的样子有点像突然停电的玩具木偶。崔晓明故意不去看亚东流眼泪的样子。他给林岚打电话，他说天气好，让孩子们来这里晒晒太阳、骑骑车吧。

亚东终于累了，他靠在湖边的树下看书。但时不时地会抬起头来，看着崔晓明林岚扶着车，教亚欣学骑车。亚东早就会骑车了。他把脚插在自行车的三角杠里，把人和车侧向两边，所有人都担心他会摔倒在地，他却把车骑得飞快。崔晓明林岚他们不时发出欢声笑语，牵引了亚东的目光。亚欣宝蓝的新装很扎眼，亚东把眼睛眯细起来，那样子像在沉思，又像睡着了。

很快到了吃饭的时候，崔晓明林岚要去买饭。他们准备把饭菜弄到草坪上来，来一个全家新年野炊。本来是崔晓明一个人去的，但他很快打电话来了，叫林岚去帮忙。林岚把亚伟抱上，草坪上就剩下了亚东和亚欣哥俩。他们又去骑车了。亚欣刚刚有点会，正在兴致上。崔晓明林岚刚才教他学趟车，练身体平衡。他人站在踏脚上，把身体平衡好，扶着车把趟车前行。春风吹在他耳旁，世界是如此清新和辽阔。后来，亚东说是亚欣要求去骑车的。亚东开始教亚欣骑车，亚东说你趟车已经会了，该学骑车了。骑车才是英雄，真正的英雄。亚东教他骑车了，直接骑车。亚东先做了个示范，把脚插进车的三角杠。亚东还在车上做了一些特技，比如单手脱把、飞身上车、单脚趟车等，亚欣不停地拍手叫好。有几次，亚欣欢喜地拍手，把近视眼镜都摔落在地了。轮到亚欣的时候，亚欣有些犹豫，但最后还是试了几次，除了有一次摔倒外，其余几次在亚东扶持下基本完成了动作。亚东说你可以一个人骑了。他的话充满了鼓舞人心的力量，亚欣顿时勇气倍增。上车前亚东只关照他一句话，任何时候不要拉车闸。亚欣上车了。他一

上车就是一阵猛烈的晃动，但他撑住了。在直道上，他获得了比趟车好过许多倍的快感。正当他一鼓作气，加速前进的时候，车子进入了弯道。他本能地想减速，但马上想起了亚东关照他的话，于是他听任车子前进。这时候弯道处忽然闪出一辆自行车，从对面高速驶来。亚欣下意识去避，身子一晃，车子已歪下道路，顺着斜坡下冲，直接栽入了路边的湖泊。整个过程中，亚东自始至终小跑跟在亚欣身后，车子离开道路时，他飞身去拉车子，以至于最后亚东也一头栽入湖里。亚东最后拉了一把车子，被车子带进水后，人就落在湖边。两个中年人迅速下水，很快救起了亚东。而亚欣从斜坡上冲下去时有个加速度，连人带车落水后，他便直坠湖心。这条湖原来是条野河，改造后深的地方有四五米。救亚欣的人在水里找了几个来回后，始终没找到亚欣。毕竟是寒冬腊月，救人的人上岸了。这时候崔晓明林岚过来了，过了半天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，林岚哭喊着跪下来，给救人的人磕头，可人家嘴唇都已经冻得发紫，再也不肯下水了。专业救生人员赶到后，虽几经努力，依然没有收效。最后使用了设备。黄昏的时候，两条滚钩从湖的深处终于捞起了亚欣的尸体。满脸淤泥，身上尽是滚钩留下的累累伤痕。亚欣死了。起风了，林岚在湖面上的哭喊声时隐时现。最后，她沙哑的嗓子里，已尽是风箱一样，拉动着内心空洞的回声。

亚东住院的几天，林岚一次也没去医院看过他。林岚戴着亚欣落水前遗留在岸上的近视眼镜，对着亚欣的遗像喃喃自语。她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亚东为了一件过年的新衣服，故意害死了亚欣。她认为亚东故意在她和崔晓明不在场的时候，唆使亚欣独自冒险骑车。最重要的，她认为亚东最后不是去拉车子，相反是把车子推进了湖水。道路离开湖水有十几米远，如果亚东真的要拉住那辆车，亚东是完全能够做到的。但结果适得其反。更让她无法容忍的是，亚东明明是凶手，却被公认为救人的英雄。对她这观点，崔晓明有些不以为然。他反而有点责怪林岚走火入魔。他反问林岚的一句话是，亚东怎么知道拐弯的地方会有一辆车过来呢？他这句话其实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，但林岚沉浸在痛苦当中不能自拔，被他一问，问住了。

三

双奎有个绰号叫扎卡。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，南斯拉夫电影里一个游击队杀手的名字。扎卡满脸胡茬儿，高大威猛，不怎么说话。他远远跟在领导后

面，出没在树丛和黑暗当中。当领导遇到危险时，扎卡总是一道闪电一样横空出世，及时出手化险为夷。扎卡用的是一种刀不像刀，匕首不像匕首的小型凶器。他出手果断而且十分彪悍，随手一挥的动作简练实用，敌人因此命中要害，一命呜呼，让人印象深刻。

双奎其实个子不高，面孔白白净净的，没人的时候还会自顾自发笑。他的笑很不正常，有人的时候他不笑，人一走他就对着墙头笑。他常常把墙头当成一面镜子，一面笑还一面抹头发，自恋得很。怎么看也不像扎卡。但在中学里打群架的时候，他出手快，用的是一把三角刮刀。他常常在双方打得精疲力竭的时候出现，有如神兵天降，跳将起来，在别人背后下手，为自己一方赢得胜利。人小鬼大，被称作扎卡。

这个绰号很受用，双奎一直用了几十年。给双奎起绰号的人叫范军。范军比双奎小两岁，但在街区斗殴中却是地位无法撼动的龙头老大。他对每个人了如指掌，因人而异，这是他当领导的绝招。范军有一个象征身份的装备，皮鞭。他的牛皮鞭子很细，使用前一直浸泡在油桶里。这样的鞭子只要一碰上皮肉，皮肉就会开绽，暴露在空气里产生撕裂的剧痛。每次开战后，双奎一个人留在最后，他在黑暗里颤抖。等到前面人仰马翻的时候，范军就给双奎一鞭子。双奎是个经不住痛的人，但是他只怕痛一下。痛了一下以后，再痛就不怕了。除了范军，没人知道他这一点。双奎冲上去，枪林弹雨也不怕了。双奎是短武器，他上去就是近身作战，有时候一个对三个，人家戳他他不倒，该倒也不倒。他戳人家时，嘴里噗噗地模仿着三角刮刀刺中人体的声响。他在血沫飞舞的血雾里笑着。他咧着嘴，就像在不停地倒吸着冷气。人家看着他，就像透过雪雾看到一朵窗花，或者透过窗花看见了漫天大雪一样，刚刚有些遐想，便被他刺倒在地。

每一次胜利后，范军都会问双奎，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赢得这样的胜利吗？双奎摇摇头，范军说，因为你们的笑很相像。双奎不知道范军说的你们是指谁和谁，心里是有疑惑的。有一次双奎身中三刀后范军到医院里来探望他，这次范军又问他的时候，双奎终于忍不住了。他靠在床上，用一块缴获到的丝巾擦着三角刮刀说，笑能解决什么问题吗？范军笑而不答，递给双奎一本连环画。那本连环画，就是扎卡的电影。那时候所有的电影都会做成连环画。双奎翻了两遍，晚上躺在被子里，用一个有荧光的纪念章照着连环画，又连看七八遍，但始终没有从连环画上发现扎卡的笑容。而且自始至终，他认为他在战斗的时候都是咬着牙齿的，他想咬着牙齿的时候他是不会有笑容的。于是笑容成了一个谜，每当没有人的时候，双奎就会把雪白的墙头当成一面镜子，露出牙齿笑笑，然后在脑子里把

自己和连环画上的扎卡对比一下，看看他们到底在哪里相像。

这成了他的习惯。

最后一学期，学校里打群架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校门口橱窗里，每天都有新布告，公布被公安拘留的人。那段时间，有时候正在上课，就会有人冲进来，在教室里把人砍得缩作一团。学校里的邪恶势力此消彼长，范军被拘留后，报复的势头开始增长。很多人开始逃学，但双奎不敢。双奎的爸是个老右派，他不管双奎的死活，只管双奎的成绩。双奎不敢耽误上课。他坐在了窗户边上，那时候三九腊月，天正冷，他把北边的窗户开着。他等着有人冲进来的时候，自己能够破窗而去。报应突如其来。双奎跳窗时刮刀先落地，随后脚就踏了上去。踏上去的是右脚上的小脚趾，逃过追兵之后才发现，小脚趾完全坏死，从此落下了瘸腿的毛病。架无法再打了，学也无法再念。双奎的爸老右派不甘心，组织上落实政策的时候，老右派只提了一个要求，那就是让双奎转学，继续完成学业。落下的课程太多了，双奎改学了文科。

那时候收起了刮刀，取而代之的是诗歌。双奎开始写诗了。他写得最得意的一首诗叫《海的印象》。他得意的不是在这首诗里他写下的某句诗，而是诗的题目。他一有空就写这个题目，因此让所有人都以为他写这四个字是在练字。他从没到过大海，但是海对他冲击着，冲击得很厉害。他写啊写，一直不得要义。他一直不得要义，就一直写啊写。到了黄梅天的时候，他忽然有了感觉，他觉得海水贴在了他身上。傍晚，很静，他写道，海的皮肤，滞涩而光滑……写到这里他的身体都颤抖了，他含着泪，发现写不下去了。黄梅天的闷雷里，都是考试题目的闪电，诗暂时写不下去了，但趣味保持了下来。整整一学期，死记硬背，高考分数达到大专线。那时候百废待兴，科技救国，时髦的是科技。但为了保证录取，老右派帮双奎填了一个江西的财经学校。虽然冷门，又远隔千山万水，但那是一个老牌院校，最重要的是，可以有效隔绝双奎的那些狐朋狗友，让他脱胎换骨，重新做人，早日了却老右派一辈子的心愿。这个心愿，双奎从老右派帮他选学校的时候就知道了。

这期间，范军不止一次地找过双奎，但一直无法如愿。双奎像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，这让他很失落。没有双奎的时候，范军没有主心骨。没有主心骨的时候，他觉得一个人像中了毒瘾一样，浑身无力，比死还要难过。这个事实让范军很惊奇。他原来一直以为，双奎是靠着活而活着，他从来没想过，没有双奎的日子里，自己会如此潦倒。范军后来明白了，他需要一个参照。有了双奎这样的人

在边上，他就能从双奎的一言一行里汲取营养和灵感。他觉得自己面对的世界，就像一排宽大高耸的窗户。窗户严严实实的，只有双奎在面前，他才能打碎一块玻璃，接着，双奎就会帮他打破更多块玻璃。很多块玻璃打破后，阳光就会照射进来，就可以让他把自己的心思，还有这个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双奎是他的明灯，没有双奎，他觉得自己一事无成。范军被劳动教养一年后，回到了学校复读，他发奋过，但是没有双奎他一事无成。他甚至觉得，读书更需要双奎，什么事都需要双奎。他可以通过双奎的行动，找到把握事态最好的方针和方法。找不到双奎的日子里，他觉得自己就是弄堂里一潭死水，无法流淌，更无法收干。这时候他才发现，其实双奎才是他生命里的一条鞭子，双奎抽他一鞭子，他才会拥有生命的价值。

四

那一年中考，考生特别多，录取率很低。亚东很多同学落榜了，连跟他最最好的李健也没达到分数线。而亚东成绩优异，考上重点高中，成为美谈。一时间很多亲戚朋友都来祝贺。祝贺的人多了，各种礼物也收了。一天晚上，崔晓明提出办一场酒，但林岚不愿意。崔晓明说孩子好歹也为我们露了一回脸啊。林岚还是气鼓鼓的。崔晓明说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这些亲戚朋友的礼总得回谢吧。可等办过了酒，亚东忽然说他不想念高中了。崔晓明很恼火，横说竖说，亚东蔫着头就是不吭声，临了还是那句话，我不想念。那天，林岚一声没吭，脸上反而有一种让人疑惑的笑意。过了两天，到了确定志愿的最后时候，崔晓明愁死了。他对林岚说，这个没出息的，他居然说要和李健一起去念什么财经中专。林岚哼了一声，你啊。崔晓明说，我怎么啦？林岚说，你怎么啦？难道你一点没看出来？

看出什么？崔晓明一头雾水。

他在和我们怄气。林岚说道，你没看他在酒席台上的样子啊？哼，他真就当他为咱们赢了场面一样。他不开心。说什么念中专，其实就是他不愿意让我们开心，不愿意我们在亲朋好友面前有个面子。

你怎么这么想？

他不念拉倒，倒还省我一大笔钱。我倒要看看，他不念书，到头来吃亏的会是谁。

其实那一天，亚东感冒在家，他没去上学。崔晓明林岚在房间和客厅里来来

去，那些话他听见了。第二天，他放学回家后对崔晓明说，我想好了，我还是要去念高中。

亚东念高中了。在亚东念高中的时候，家里出了一件十分难堪而又难言的事。

亚东不近女色。他看见女孩子就回避，这一度被总结为他专心学习的表现之一，崔晓明要亚伟向他看齐。但念高中的时候，亚伟发现亚东谈女朋友了。有个女的经常来找亚东。那个女的叫小珠，红红的圆脸上一对大眼睛，矮墩墩的，就住在他们家后面院子里。他们搬家后，林岚失信了。她并没把最好的房间给亚东。好在亚东也不在乎。小珠每次来，都会给亚伟发两颗大白兔奶糖。亚伟不吃糖，而且林岚反复给亚伟讲亚欣的故事，要亚伟警惕一切与亚东有关的人和事。小珠随身带一台笔记本电脑，来了以后就待在亚东房间里。有一次他们门没关好，里面传出了男欢女爱的声音。但那声音不是亚东和小珠发出来的，发出声音来的是电脑。亚伟把这事告诉了崔晓明，崔晓明不信，他说小珠是来抄亚东作业的。有一次，小珠出来取水喝，亚伟发现亚东房里看电脑的真就小珠一个人。电脑开在那里，亚东头钻在被窝里睡觉。小珠在追求亚东，但亚东根本不当回事。小珠家有钱，除了抄亚东的作业，她还给亚东钱。亚东不要她的钱，她走后亚东就把那些钱给亚伟，叫亚伟去还给小珠。这样的事发生多次后，有一天小珠哭了。她把亚伟还给她们的钱一撕两半，哭着喊道，你哥就是假正经，他心里想的全是女人。亚伟回来把这话告诉亚东。亚东皱了一下眉头，轻声说道，你一辈子要记住，女人都不是人。

夏季的一天下午，亚伟打完球后做作业，发现英语词典没带回来，于是决定借亚东的。他来到亚东房里找词典，却意外发现了一本厚厚的卫生手册。卫生手册很旧，大概比亚伟的年龄还大。家里没有这样的书，很可能亚东是在旧书摊上买来的。亚伟随手一翻，竟然翻在了一张女性生殖器官图上。那一页看上去特别旧，黑乎乎的，显然是翻过次数最多的一页。翻过无数次，才会这样一翻就到了这一页。亚伟脸一热，赶紧退出来。逃过一劫一样，心想幸好发现卫生手册的过程中没碰上亚东。

转折出现在亚东的班主任赵老师的一次家访上。赵老师着重指出了两个问题。一个是夜自修问题。赵老师说亚东夜自修经常缺席。林岚和崔晓明对视了一下，刚刚说了一句怎么可能呢？还没待展开讨论，赵老师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。她说亚东经常在学校穿着奇装异服，影响不好。林岚是个要面子的人，虽然平时她对亚东不理不睬的，但她对亚东的行为习惯还是满意的。现在赵老师指出的问题，表面上涉及亚东的行为规范，其实是在谴责家长，至少对家长的审美品位有